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

〔清〕

曹霑

著

第四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江蘇書局



J242.4
29
-av

〔清〕曹霅 著 第四册

江表有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清〕曹霑著．—北京：北京圖書
館出版社 二〇〇三．十

ISBN 7-5013-2070-5/K·528

I. 脂… II. 清… III. 紅樓夢 評論 IV. I207.41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2)第104365號

書名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
著者 [清] 曹霽

責任編輯 徐蜀

裝幀設計 馬寧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website www.nlcpress.com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聯興盛業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十六開

印張 七十·一二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070-5/K·528

定價 叁仟玖佰伍拾圓(全套四冊)

ISBN 7-5013-2070-5



9 787501 320707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辭試忙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話說寶玉听王夫人喚他忙至前边来原来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見其家中形景自与荣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亩席竟日方回寶玉方信曰晚间回家来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过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住去了無話這日宝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代玉正值代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鵲止在

迴廊上手裏做針黹便上來問他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了紫鵲道
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鵲笑道你也念
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
他穿着彈墨綾薄綿袄外面只穿着青假袂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
了一摸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里坐著看天風饒時氣又不好你
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鵲便說道從此偕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脚
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著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黃子們
背地里說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咳
咐我們不叫和你说笑你近來瞧他遠著你还恐遠不及呢說著便起
身携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宝玉見了這般景况心中忽澆了一盆冷水般只聽著竹子

發了一回歎因祝媽正來挖笋修竿便慙立出來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
便坐在一塊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歎了五六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
如何是可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花樹
下石上一人手托有腮頰出神不是別人却是宝玉

画出宝玉來却又
不画阿顰何等筆力

偏不從鵲寫却寫一

雁更奇是仍歸寫鵲

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个入在这里作什麼春天凡有殘

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也犯了歎病了

寫妍愁女兒之
心何等新巧

一边想一边便走过来

蹲下笑道你在这里作什麼呢宝玉忽見了雪鴈便說道你又作什麼來找我

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许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

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鴈听了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到房中黛玉未

醒將人參交与紫鵑因問他太做什麼呢雪鴈道也散中覺所以等了這

半日姐：你听哄话兒我因等太上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坐在下房里说话兒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假子袄兒我想他們一般也省兩件子的往贓地方兒去恐怕弄贓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贓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愁他素白有些什麼好處到偕們跟前所以我说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鵲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着更費了大事誤了你老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鵲笑道你这个小東西子到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有你他這會子就下去了還是等明旦早晚去雪雁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鵲點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宝玉氣受坐在那

里爰呢紫鵑听了忙問在那里雪鴈道在沁芳亭後頭蕊花底下呢紫鵑听说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鴈好生听叫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有便出了瀟湘館一經來尋宝玉走至宝玉跟前含爰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里來爰作出病來啼我宝玉忙嘆道誰賭氣了我因為听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的都不理我了所以想自己傷心紫鵑也便挨他坐首宝玉嘆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這會子如何又来挨我坐首紫鵑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們姊妹两个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去我纔听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首問你宝玉道也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首寶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實雖不便和

太、要我已經在老太、跟前畧露了个風声、只怕老太、和鳳姐、说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完了他、如今我听見一日给你们一两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鵲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怎、忽然想起来、叫人每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鵲道、在這裡吃慣了、明年家去、那里有這用錢吃、這个寶玉听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往那个家去、這句不成話、細讀細嚼、方有無限神清味。紫鵲道、你妹、回蘇州家去、寶玉笑道、笑字奇甚。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父姑母、無人照看、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是扯谎、此論極是不介意。紫鵲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几年大了、談出箇

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查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宦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在親戚家落人的耻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这里總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来接的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來還他；也將你送他的打疊了在那里呢宝玉听了便如頭頂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鵲看他怎麼回答只不作声忽見晴雯找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在這里紫鵲笑道他这里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到拉他去罷說有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歎的一頭熱汗淌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只說時氣所感熱汗被凡撲了無奈宝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涎流出皆

不知竟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有了茶来他便吃茶衆人見他这般一時忙乱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先便差人出去请李嬷嬷一時李嬷嬷来了看了半日间他几句话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脉门摸了摸嘴唇人中上边省力掐了兩下掐的指印如许来深竟也不覺疼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搂着放声大哭起来急的襲人忙拉他说你老人家瞧可怕不可怕且告诉我们去回老太太去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李嬷嬷捶床搗枕说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番心了襲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以请他来看如今見他这般一说都信以为实也都哭起来晴雯便告诉襲人方纔如此这般襲人听了便忙到潇湘館来見紫鵲正伏侍黛玉吃藥也頭不得什麼便走上来問紫鵲道你纔和我们宝玉说了些什麼你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

了说有便坐在椅上代玉忽見襲人海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慌了忙問怎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鵲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那丫頭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描眉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了奇極之語從急怒絞煞口中描出不成話之語來方是千古奇文五字是一口氣來的連李媽、都說不中用了那里放聲大

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代玉一听此言李媽、乃是住过的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噯的一声將腹中之藥一槩噙出抖腸搜肺熾胃扇肝的痛聲大嗽了几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紫鵲忙上來搥背代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鵲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鵲笑道我並沒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几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真代玉道你說了什麼話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

醒过来了紫鹃听说忙下了床同袭人到了怡红院谁知贾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贾母一见了紫鹃便眼内出火骂道你这小蹄子和他说了什么紫鹃忙道并没说什么不过说几句顽话谁知宝玉见了紫鹃方噯呀了一声哭出来了众人一見方都放下心来贾母便拉住紫鹃只當他得罪了宝玉所以拉紫鹃命他打谁知宝玉一把拉住紫鹃死也不放说要去連我也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問起来方知紫鹃说要回蘅州去一句顽话引出来的贾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顽话又向紫鹃道你这孩子素日最是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了款根子平白的哄他作什麼薛姨妈勸道宝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两个一處長了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刺刺的说一个去別說他是什麼實心的傻孩子便

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娘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為他們想省叫他們來瞧；宝玉听了一了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字的人接他們來；快打出去罷賈母听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宝玉哭道憑他是誰除林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我都打出走了一面分付衆人已後別叫林之孝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好孩子們你們听我這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時宝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榻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叫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嗎在那里呢賈母忙命拿下來襲人忙拿下來宝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宝玉便掖在

被中嘆道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鵲不放一時人面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診了一回那紫鵲少不得低了頭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查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裹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說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然如此請到外面坐用藥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耽誤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笑說不敢他原听了說另

具上等謝禮命宝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与中人反道咲了一時按方煎了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宝玉不肯放紫鵲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鵲守着他另將琥珀去伏侍代玉代玉不時遣雪鴈來探消息這邊事務書知自己心中暗嘆幸喜中人都知宝玉原有些歎氣自幼是他二人親密如今紫鵲之戲語亦是常情宝玉之病名非罕事因不疑到別事去晚間宝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還遣人來問訊几次李奶母帶領紫鵲等几个老人用心看守紫鵲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宝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代玉已去便是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鵲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